



大山里遇见博士村

□ 顾长水

春风催开花千树，漫山遍野粉与白。杏花飘香的时节，应战友秀福之邀，回家乡赏花。

家乡在鲁中山区的幸福峪里。幸福峪山连着山，岭接着岭，自是岭高峪深，出行极不方便。全峪十六个村一万多乡亲，靠一条依山傍河修建的公路与山外相通，经济发展很受局限。

秀福的家就在幸福峪中部的桑行村。早前，村里的先辈多以种桑养蚕为生，村里桑林成行，故名桑行。

百里驱车，到得桑行。秀福领着我爬山岭、钻山峪，赏杏花、挖野菜，其乐融融。我说，小时候，也是在杏树下挖野菜，拾柴火，咋就没有现在惬意呢？“那时挖野菜是劳作，是为了糊口，每天都累得够呛，哪有闲心欣赏山野美景啊。”秀福说。是啊，小时候我们身在山村，可心都在山外的世界呢。

在满山满峪的杏林里转着，欣赏遍树粉白，细嗅淡淡花香，自是心旷神怡。虽然从小在山里长大，但这些年远离家乡，爬山迈岭的本领退化了不少，几道田坎翻下来，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春日的暖阳晒得人懒懒的，我们靠在村东边岭上的一棵大杏树下歇息起来，从这里能看到桑行村的全貌。三十年前我在乡里工作时，曾经包过这个村。从山上看，村里变化很大，街道整洁了不少，草房也都换成了砖瓦房，白墙红瓦中透出富足与安康。

春天的鸟鸣

□ 窗外风

在春天，打动人心的不只是繁花，还有鸟鸣。

繁花丛中，传来一声声鸟鸣，或远或近，它们呢喃私语、呼朋引伴，在春光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秘密。

我站在花树下，凝神谛听，几只鸟儿在花丛里飞来飞去，这边一声低语，那边随之声声应和，要么就是几只鸟儿一起叽叽喳喳，但是它们的歌唱都是舒缓的，仿若闲庭信步随便哼的小曲儿，在葳蕤生香的枝头，尽显生活的安逸舒适。如今，鸟儿早已同人们和谐共生，互相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家住二楼楼头，我喜欢

与秀福在树下天南地北闲聊着，只见远处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爬上岭来。近前一看，这不是早前一起在乡里工作的祥虎兄么？忙起身相迎。秀福在一旁说，祥虎现在是村里的支书了。

祥虎就是桑行村人，年长我几岁，性格豪爽，为人正直，年轻时我们曾共过事。后来我工作调动，要在城里买房，钱紧张的时候，他慷慨解囊，帮我渡过了难关。

祥虎搬块石头，拂去上面的土坐下。我说，现在这年纪，老兄该是既当姥爷又当爷爷了吧？祥虎无奈地说，一没当姥爷，二没当爷爷。闺女大学毕业后在市里的青少年宫当老师，儿子还在读博士呢。

祥虎女儿上大学的事我听秀福说过，还通过他对孩子表示了祝贺。可他儿子读博士还是才听说，不由得赞叹道：“不简单啊，你为国家培养了高精尖人才，真了不起！”

“咳，读博士有啥了不起？我们村博士硕士十好几个呢！”祥虎淡淡地说。

听他一言，顿时让我有些吃惊，当了村支书的人，独当一面了，说话就是大气，但我咋觉着有些吹牛皮呢。二三百人的小山村，有十几名大学生不算啥，可有十几名博士硕士，不大现实吧？一个乡镇也不一定有那么多呢。

或许，他看出了我的惊愕和疑惑，便笑起来：“真的，你别不信，俺村真有十几个博士硕

士。你知道刘树堂吗？他是1978年村里考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上世纪90年代读了博士，后又成了博士后，现在是博士生导师，在山大已经培养了许多博士和博士后了。”

刘树堂上大学后，村里人都以他为标杆，不眼馋有钱的，都羡慕学习好的；孩子们也都比谁吃得好吃得好，都比谁学习好。“你包过俺们村应该还记得，村里最多的时候才147户342口人。这些年考出去了36名本科生，平均5户人家就有1个大学生，4个大学生里就有1个研究生，现在光博士就6名，硕士也有6名。”祥虎说。

“我给你说说这些人都有谁。”祥虎扳起手指头：“李勇是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博士，毕业后留院任中东研究所所长；刘健，西安交大的博士，现在在西安交大医学院；顾叶青，天津医科大学的博士，现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孟国梁，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在读博士。”

“至于我儿子孟耀……”祥虎用手拂了拂落在头上的杏花瓣，接着说：“他是村里最年轻的在读博士，先考了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又考上了本校的博士，现在学习和研究方向是生物医学工程。”

祥虎笑了笑，继续说道：“李锋，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硕士，是上海农商行徐汇支行副行长；刘虎，东京外国语大学的硕士，任星和通商株式会社部长；李颖，宁波大学的硕士，在

宁波七中当老师；李晓、孟晓涵、孟飞宇分别在云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河北传媒学院读研究生……”

“这些人中，李勇和李锋是一对亲兄弟。他们的父亲退伍后当了煤矿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就到煤矿的煤渣堆上捡煤核贴补家用。两个孩子感念父母的艰辛，刻苦学习，一个成了博士，一个成了硕士，家庭的命运靠知识改变了……”

听着祥虎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话语中透出满满的自信和豪迈，完全不像在“吹牛皮”，我不仅感慨：一个封闭在大山里仅有二三百人的小山村，竟然有这么多个子弟靠知识跃过龙门，还出了十几名高精尖人才。他们凭自身努力走向了山外的世界，走向了崭新的生活和未来。

这时，半天没说话的秀福接过话来：“这些博士硕士都忘不了家乡。刘虎看到村里新建了健身广场，就买了音响设备，嘱咐父母组织婶子大娘们唱红歌娱乐，跳广场舞健身；疫情刚暴发那阵，他还从日本为村里购买了许多口罩。两个学医的都返乡义诊并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俺村还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呢。”

听着祥虎和秀福的述说，看着掩映在杏花海里的桑行村，那整洁的街道，那随地势而修建的小巧玲珑的健身广场，还有那良好的村风传承，无一不是乡村振兴道路上小康生活的新模样。

高亢的鸟鸣忽然从花树丛中响起。在这个寂静的傍晚，那鸟鸣仿佛一下子冲上云霄，又婉转着落回到树丛中。这高音连续盘旋了好几次，让我不敢再前行，生怕会惊扰到夜晚的鸟儿。

在高音盘旋后，一阵唧唧啾啾的鸟鸣随之传来，是一群鸟儿同时发声。是有人起了个头，然后大家再一起合唱吗？

这个春天的傍晚，夕阳在天边火红，晚归的鸟儿交流着一天的见闻，我站在旁边，醉了。都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春光和鸟鸣也让人沉醉。嚶嚶鸟鸣中的春天，更加明媚。

陌上行

(外一首)

□ 郑峰

无声的春雨，洒在万物上想起了润物细无声
路边的小草重新发芽
南去的燕子，又呢喃北归
它让人们相信
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在浙浙沥沥的小雨中
沿着陌上小路行走
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
仿佛又重现古人的意境

远远看见篱笆墙里的老伯
正在细心整理着
一畦畦碧绿的韭菜
可惜此时我没有酒
不然会就着这绿色
与老者对饮一杯

人生，正如这陌上的小径
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一辈子会遇到无数的你
来来往往，缭乱云飞
老了，就剩下为数不多的
几个交心的故知老友
如丝，如雾，如潮
如烟雨霏霏

春耕

窝了一冬的黄牛
终于走进熟悉的田野
昂起头，打一个响鼻
向远方归来的燕子们
一一问候

四面瞅瞅，熟悉的土地
春天，春天
你真好
一生习惯了勤劳
寂寞了一个寒冬
它感到，残留的寒气
正在四蹄间消融
焕发出源源不断的动能

邻家的老把式李大叔
吆牛耕地大半辈子
对这活咱有感情
如今，又一次喜逢春耕
天蒙蒙亮
牵着牛，扛着犁
一路唱着吆牛的号子
孩子似的欢聚在田头

搭上梭子，套上轡头
手扶犁，扬起长鞭
翻起的新土
满是春意浓浓
大叔极像一个大地诗人
鞭子一扬一扬中
就勾勒出了一幅
水墨春耕图